何北山先生遺集

何北山先生遺集序

金華理學呂成公開之繼之者何王金許四先生也王有魯齋集金有仁山集許有白雲集余皆刊入金華叢書獨文定遺集四庫既未收其書即私家收藏目亦未

著録按宋史載基文集三十卷金華縣志及婺志粹載北山集十卷今均未見壬午秋養病多暇命兒輩檢輯群編得文定序一考一箴銘三論一書三辭牘三五古二七古三五七律三首五七絶十四首讀朱子齋居感興詩評語十九則釐

為三卷附以王文憲之贈序並名家之壽詩及歿後之諡命行狀祭文挽詩綴諸卷末列而列於四先生文集之中雖一斑初見全豹未窺嘗鼎一臠咸知美味將見上接中原文獻之統下開後學淵源之傳豈僅余一人之幸實千秋萬世之

幸也儒林內傳學之士後先集好遺文手鈔鄭箋謹當續刊俾識究壁尤為深幸爰此以竢光緒八年九月

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何北山先生遺集目錄

卷一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一

宋何基撰　　郡後學永康胡鳳丹編輯

繫辭發揮序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蓍策設而易之占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捨是則無以爲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道之根源也在昔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倣蓍策自然之變作爲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而不迷吉凶惟若指途云爾至文王之繫彖周公之繫爻雖曰因事設教丁甯詳密然又不過卽卦象之所值依卜筮以爲訓俾之觀變玩占避凶趨吉以爲處已應物之方而不失

其是非之正而已觀其爲書廣大悉備冒天下之道變通不窮盡事物之理然其於易道之根源義理之精蘊未始數數言也迨夫世變日下易之爲用浸淫於術數故夫子十翼之作始一以義理言之而不專求之象數占筮之間是固因俗淪溺爲教不得不然也然聖人之書本末不遺而顯微無間極深研幾固以爲開物成務之方洗心藏密亦豈忘與民同患之志今觀大傳之篇高極於陰陽變化之理精究於性命道德之微雖其閎遠蘊奧未易窺測然而細研之則亦莫非象數之深旨與夫占筮之妙用至所謂君子居則觀象玩辭者則又使人雖平居無事亦得以從容玩釋即燕閒靜一之中而自得夫齋戒神明之用推之日用云爲有不待列著求

卦而占自顯者視羲文之易其爲教益備爲用益廣爲理益精耳紫陽子朱子自少玩易盡洗諸儒之曲說而獨得四聖之本心謂易本爲卜筮而作故觀爻彖者旨要當深探占象之精意而不必强合以外來之義理至夫子大傳雖曰發天之蘊莫非極致然亦不過窮象數之本原括卦爻之凡例若其微辭奧義則又曲暢旁通因而及之故其言曰周子通書有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以是觀之經文主於占象者畫卦以示之精也大傳詳於義理者因卦以發之蘊也其說的確簡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始愚讀大傳說卦諸篇見其淵微浩博若無津涯而說者類皆汗漫不精渙散無統及得朱子本義之書沈潛反覆犂然有會於吾心

洙泗微旨乃可得而尋繹然其詞尚簡嚴未能盡達也因徧閱文集語錄諸書凡講辯及此者隨章條附於本義之後首尾畢備毫析縷解疑義罔不冰釋標白朱子繫辭發揮因藏之笥櫝以備遺忘艮齋王君用功程傳頃以精本刻梓盱江謂大傳未有善解見愚所編發揮愛之不釋已刊之家塾盍將融會二先生之書以求經傳之深旨書成復俾甚題識其首乃本朱子論易之意僭述梗槩與同志共焉至若朱子指示所以讀繫傳之要旨已具見於綱領茲不贅敘亦在乎善讀之而已

孟子集註考

張子所謂虛者不是指氣乃是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爲虛爾以下面合虛與氣證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故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而道因可得而見蓋虛底物事在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蓋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至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因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者非謂性中有理又有氣不過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

理爲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太極二五有則俱有固非昔離今合但兩事分開看則有以見其合爾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爲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嘗謂其說得甚精但辛苦耳諺得孟子此章卻是分曉

魯齋箴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魯既爲記以自警復俾其友人何某子恭父作箴揭之某謂王子非魯者也而自以爲魯豈不以昔者曾子之在孔子見謂爲魯而一貫之妙獨參得之蓋將從事於篤實堅苦之學以收曾氏之功也歟其志可謂遠矣乃爲之箴曰

惟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成其物則知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爲開其明爲去其塞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輿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匪得於魯實學之績確固深純精察嚴密積其功用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警是飭日省者三猶懼或失講辯聖門是纖是悉戰戰兢

兢寸累銖積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萬理融液彼達如賜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蹤在昔有扁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勿安於魯謂思無益由魯入道有曾可式氣質之偏則徵則克義理之微則辯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迪確乎其志前哲是述人十已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滅裂鹵莽乃吾自賊歸咎於魯豈不大惑我作斯箴侑坐是勒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潛夫井銘

井道之成功在上出既潔既甃斯可用汲體常用周縣井之德勿幕有孚是謂元吉射鮒與禽井道幾息渫而勿用井則何失我卜斯井寒泉之食匪惟食之亦以觀德惟泉有源其來罔極惟德有本其進無斁我泉日新我德日益相彼井矣爲吾之則井泥斯廢心茅則塞我作斯銘井陰是勒有不潔修明神其殛 濂洛風雅

蒲圻周令君銘

十室之邑有民有社可以行志可以宣化胡彼不仁謂邑爲僨貪斤暴斧椎剝是怯恂恂周公冰雪自淸循良之續與世作程靈山之原其梧其櫰彌千萬年德人之塋濂洛風雅

與誠齋陳公論先天後天圖

文王序卦其次第必當有說但今不可得見雖先天有圖可以倣倣然先聖後聖各有規模必不規擬畫圖也先天法象自然不勞安排而無所不合所以爲妙後天圖雖可倣此布置但妨礙處多只如十二辟卦已不復有次第今止可畧見大概足矣

與門人張潤之書

某於部使者之饋槪不敢受朋友有以孟子辭交而受爲言者某謂孟子不見儲子而受其幣此必當時自有此禮在今日實難引用蓋其鄙性自幼不喜人財物之遺有欲以此爲意者必作道理避去守此愚見以迄於今今不欲無故破戒也近來號爲卓犖者往往挾古人之似而爭以謀利於辭受間全不知辨吾人不少反其鋒何以自拔而少救其弊

又

理者乃事物恰好處而已天地間惟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此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者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而大學所謂至善亦是

此意自古聖聖相去率數百年而謂自是傳之者都是做到此耳

又

自古聖賢惟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露以語人則是謹謹畏畏度一生做得如此

辭牘

照對某年月日伏准省劄備奉聖旨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者公朝錫命下逮邱園推前代之曠典賁末學之遐踪此聖時特異之舉所以風勵天下益廣文明之治甚盛德也顧某何人可辱此靖惟某少受學勉齋黃先生授以紫陽夫子之傳自此服膺講習辛勤探索每媿天分不强年齒浸暮義理之蘊奧難窺師友之淵源日遠汲汲欲自修分以內事以是與世幾成隔絕故非矯隱逸之行以為高也今者特旨自天而降授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書院講席聞命徬徨莫知攸措惟是辭受之宜所當揆事度理敢用殫控冀蒙鈞察某聞君子之學固有體用要必眞有

可以及人然後出而任私淑之責曩者郡太守嘗以開講延聘矣每至而每辭之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遂起愬然於先而皤然於後卻其虛名而取其實爵於義得安乎廉恥一事在吾道中固非深與爲士者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尚不知守而能明師教以淑人心乎夫下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僞而聽之此古今辭受之通義也重念某稟資素弱自少即苦羸疾常以安澹泊薄滋味絕意世營庶幾得保暮景今年幾八十龍鍾盡見多動則暈多言則喘自度決無有以上稱公朝之屬望徒切歉然此一人辭受之至情也合二者言前之所陳於義則爲重後之所陳於情則爲切銜戴雖深稱塞何有凛凛震懼而已夫豆區鍾釜之細稍知恥者尚不

敢擅僉而況朝廷名器之重乎明知其不可嘗而冒承之已固忘其恥心甯不上辱朝廷之命乎所有省劄謹用附本州繳中伏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庶使山林賤士識分安身實涵養之賜

又

照對某恭准尚書省劄子景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除其史館校勘繼頒御筆兼崇政殿說書者靖念某山林賤士學術暗淺不自意名徹公朝之聽昨准省劄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嘗控瀝悃亦力申辭免矣今茲聖君踐祚之初考證訪落之典延登俊乂繼序思不忘而史館紬書經帷勸講首賁草茅一介之士此

聖世累朝不數見之典前輩大儒猶懼弗克稱者顧某乎凡
陋質蹤跡不出鄉閭蒙先皇帝採取於世俗所共棄崇獎於
夢寐所未嘗雖自揣不勝而終辭然銜戴恩德震讋榮寵常
恨無一髮可以報効忽聞導揚丞命某與扶杖老癃同一痛
割而幸嗣聖當天萬物咸覩苟有才長足堪自竭者將亟從
謳歌來歸之後也綸命下頒特恩踵至視昔官任益踰分涯
重念某齒幾八十多病侵尋行步莫任支持舉動類多顛躓
雖在鄉黨以此亦終歲艱出而可使勉強於朝廷之上哉惟
有確控所懷以冀從欲之仁伏望公朝亮其陳情始終非僞
免致薦煩督促之命益重至再違戾之誅幸甚幸甚

又

照對某景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恭惟尙書省劄備奉聖旨除某史館校勘繼須御筆兼崇政殿說書惟某少日獲親有道篤意修學而一向養痾林壑無復當世志及玆歲暮衰頹滋甚步履每藉扶持耳目久成昏瞶以此多在床榻筆硯書册動成委棄經帷史館之職實難勝任昨已具牘披露忱赤意謂公朝察其不得已之眞情念不可強之痼疾特爲敷奏許其辭免矣近於八月二十三日迺復被堂劄致勤玉音之丁甯且俾邦侯之勉諭明命赫然罔知所措重念某山林賤士學識無取既蒙先皇帝舉累朝之曠典欲起布衣韋帶之中而聖天子於訪落初政又特欲處於廣厦細氈之上此實書生之殊遇學者之至榮況某蚤受父師之教粗識君臣之

義苟有寸長可見豈不欲勉强趨班罄竭愚衷伸一髮之報其奈某年益窮病益彩只如近者忽患血熱之毒幾不自存倘使扶筇前趨必致顛踣塗路反爲朝廷之辱惟公朝俯賜矜原特許終辭得以養痾待盡免致煩瀆天聽益重其罪實拜生成之造惟是仰負大化不勝惶灼恐懼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一終

宋何基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編輯

五古

暮春感興

郊原春向深幽居寡來往和風日披拂淑氣徧萬象草木意欣榮禽鳥聲下上靜中觀物化胸次得浩養緬懷浴沂人從容侍函丈舍瑟自言志宣聖獨深賞一私盡消融萬理悉照朗其人不可見其意尙可想我生千載後恨不操几杖春服雖已成童冠乏儔黨安得同心人詠歸嗣遺響濂洛風雅

和吳巽之石菖蒲

菖蒲綠茸茸偏得高人憐心淸境自勝何必幽澗邊節老葉

愈勁色定枝不妍堂中賢主人與汝俱蕭然豈不與世接自遠塵俗沾金華詩粹

七古

題定武蘭亭副本

文皇命殉昭陵土蘭亭神蹟埋千古牽更榻本勒堅珉豎帝歸裝留定武薛家翻刻患貴游舊本和龕歸御府烟塵橫空飛渡河中原荊棘交豹虎雜揚舊蒞傷南攏百年文物不堪稱紛紛好事競新摹傾敲醜俗亡遺矩如今薛本亦罕見鬈髯典型猶媚嫵清歡盛會何足傳右軍他帖以千數託言此筆不可再慨然陳迹與懷語今昔相視無已時手撫塵編對

秋雨濂洛風雅

西山孝子吟

君不見東京茅季偉布褐躬耕具甘旨烹雞饋母供晨羞郤辦草蔬爲客禮北州高士郭林宗一見驚嗟不能已又不見唐朝董邵南窮居行義無與比朝耕夜讀養雙親孝格天翁降祥祉一時好事昌黎公爲作啟詩歌盛美兩君制行固已奇姓名自足亙千祀更有高賢爲發揮至今赫然在人耳幾年見說西山汪信義當時表閭里只今家雖四壁空郤有賢孫祖風似力田養親孝行高千載董茅同一軌孑然隻影無妻兒手自耔耘供滫瀡乃翁喪明三十年膝下承顏不離跬三時但務親耕鋤一日何曾入城市朝朝敬問衣燠寒旦旦謹察食豐菲一畦早韭登春盤五母黃雞薦秋黍盡心自足

爲親歡豈必三牲八珍侈謹身百不貽親憂父子熙熙和氣裏翁目雖瞽翁心怡八十龐眉反兒齒遞承餅餌顧不慳積善固宜天相只鄉閭詠嘆同一聲養志如君能有幾人有詩書君未學我謂如君眞學矣孝弟是乃百行先爲仁每必從此始世人有親不能養淚著儒冠誠可恥何如汪君貧窶中卓然合此秉彝理拱辰山人孝義家永鑑可與鄭韓擬聞君之風舊欲顯揮灑龍蛇忽盈紙諸君自感聲氣同雜以清商間流徵既經名勝交發揚一日傳誦滿桑梓我雖病倦愧不文亦作長謠綴貂尾安得是邦賢使君特爲豎牋啟丹扆哉栽雙表旌閭門題作西山汪孝子名配此山長不窮來者人人爲興起 同上

老病大時所性韻

獨步東籬發落菊一幅烏紗漉浮玉悠然謝客欲醉眠頓拾枯枝炮脫粟靖節先生骨已寒回生何必須神丹紫陽一字冠青史名節恃此安如山義熙一去知幾變金鈿翠葆凋年年我生因循頭已華甚矣今年脫左車嘲紅弄緑少時態歲晩相對惟寒花雨荒深院黃金盡誰謂顏色埋塵沙高風雅致隨遐見膽外玉立橫枝斜同上

五言律句

和會之徑拜船山先生至大安中途迷道自警詩

審問方知道眞行易失岐每因貪徑捷多致落歔巇浪謂途言惑先由己意移知津要端的直造始無疑金華詩錄

七言律句

送淮西左憲知黃州

日向庭闈綵服趨天邊忽下紫泥書分銅既佩諸侯印衣繡仍登使者車萬竈貔貅須宿飽九州鴻雁要安居笑談了卻公家事指日催歸侍玉除 濂洛風雅

五言絕句

寒夜寄友

月色窺人冷梅花何處香遙思棲隱客高嘯白雲鄉 金華詩粹

七言絕句

春日閒居

輕陰薄薄籠朝曦小雨斑斑溼燕泥春草階前隨意綠曉鶯

花裏盡情啼　濂洛風雅　宋詩紀事

春晚郊行

村煙澹澹日沈西岸柳陰陰水拍堤江上晚風吹樹急落紅滿地鵓鴣啼　濂洛風雅

法濤寺水珠呈杜季高

壘石爲山已浪呼小球戲水更名珠世間何事非虛假還值先生一笑無　同上

夾竹梅

不染世間兒女塵任他桃李自爭春也應高潔難爲對獨有修篁是可人　同上

覓兒輩

丈夫何事怕飢窮況復簞瓢亦未空散卷詩書眞活計一山
梅竹自清風　同上

雜詩

一敬由來入道門須臾不在便非仁直須認取惺惺法莫作
回頭錯應人

善惡分明雖兩歧念端差處只毫釐怕將私意爲天理所以
先民貴致知

聖門事業遠難攀立志須同古孔顏井不及泉猶棄井山如
虧簣未爲山　同上

送王敬巖江東都憲

褰帷不憚暑天長少試平生活國方吏蠹民冤盡梳洗要令

枯旱變豐穰

獄情微曖自難明著意平反或失平生死兩無纖芥恨考求須盡察須精

功夫眞處在持操外澤中乾亦謾勞獨探聖言求實用豈同末俗爲名高同上

縱囘太守趙肅齋照牒

閉關方喜得幽棲何用邦侯更品題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盤溪同上

題徐伯光眞

舞雩春服浴沂侶䂬飲衣簔學稼翁可士可農隨地樂此心無處不春風同上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二終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三

宋何基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編輯

解釋朱子齋居感興詩二十首

朱子自序云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也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為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儆且以貽諸同志云

崑崙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

右一章　何北山曰此章當作三節看然首尾只一意首

四句言盈天地間别無物事一陰一陽流行其中實天地之功用品彙之根柢次六句言伏羲觀象設卦開物成務建立人極之功末二句周子立圖著書發明易道再開人極之功無極翁只是舉濂溪之號猶昔人目范太史爲唐鑑翁爾此篇只是以陰陽爲主後面諸章亦多是說此者而諸說推之太過蔡仲覺謂此篇言無極太極六知於此章指何語爲說太極況無極乎太極固是陰陽之理言陰陽則太極已在其中但此篇若强揠作太極說則一章語脉皆貫穿不來此等言語混濩最說理之大病也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儵忽鑿混沌日鑿一竅七日而

出莊子

右二章　黄勉齋曰兩篇皆是言陰陽但前篇是說横看底此篇是說直看底所謂横看者是上下四方遠近小大此氣拍塞無一處不周無一物不到所謂直看者是上自開闢以來下至千萬世之後只是這个物事流行不息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氷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嘆息將安歸

右三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凝氷焦火則喜怒憂懼不常之心也淵淪天飛則奔逸不制之心也皆氣之所爲孟子所謂放心也惟聖人之心能自

為主宰如元化之能宰制萬有故曰秉元化也昔人謂氣爲馬心爲君心之出入蓋隨氣之動靜如乘馬然故曰乘氣機惟心君則能爲之主宰政事此之謂動靜體無違此體字如以身體道之體蓋其一動一靜此心無不醒定不曾離這腔子內此之謂體曰無違者謂雖動靜萬變而無少間斷也惟其靜而常能體之故和順積中見面盎背如玉潤山珠媚川也惟其動而常能體之故神完思清明無不達而能燭九垓徹萬微也如此豈復有前二者之患然此聖學也自世教非古汲一世于詞華利欲之塗聖賢傳心之要雖具在方冊而棄爲塵編曾不顧省于斯時也有志于道者將安歸乎此所以重發紫陽之嘆息也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朵頤姸姿坐傾國奔趨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周穆王西巡狩忘歸徐偃王僭號穆王長驅歸周命楚伐徐又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右四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人心至爲虛靈萬理畢具酬酢萬務經緯萬方孰非此心之妙用自應役萬物而君之今反以徇欲之故此心不宰坐受耳目鼻口四肢衆形之役而不自覺飮食男女固欲之大然凡物之可喜可好者亦悉爲化誘奔趨馳騖無有止息穆王車轍萬里肆其後心幾至亡國而後已看得前章是言至人盡性此心不放而常存故其妙至于光燭徹微此章是言衆人徇欲故心

常放而不收其究至於亡國敗家猶所不顧此其聖狂之分奚翅天淵之遠然其端甚微只在一念放收之間此道心所以爲微人心所以爲危也古之君子所以一生戰戰兢兢至啓手足而後知免蓋以此也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及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嘆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右五章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蓮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當塗謂魏也炎精遂無光桓桓

左將軍烈昭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昏連子千載徒悲傷

右六章

晉陽啟唐祚隋末高祖為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太宗與裴寂取宮人私侍高祖劫以起兵王明紹巢封太宗殺巢剌王元吉以其妃生子明遂以為其後其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高宗武后本太宗才人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淫毒穢褻極虐焰熾蒼穹向非狄仁傑張柬之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右七章　何北山曰五章至七章皆是為溫公通鑑而作

蓋此詩其首二章是說陰陽造化一經一緯次二章是說人心一善一惡論其次序便當及于經世之事而古今治亂得失具于史冊者獨溫公通鑑一書最爲詳備有法然溫公此書欲接春秋而一時區處猶間有未盡善者如此詩三章所指之失蓋其節目之大者五章言託始之意失于先幾蓋自胡致堂發之而文公亦謂其然嘗具其說于綱目矣然猶可也至如六章七章所指乃君臣之綱天經地義萬世不可易者今乃出帝室之胄而以鬼蜮篡賊接東漢之統去嗣聖之年而以牝雞淫婦亂唐室之緒此則大失豈可以爲訓誡故朱子深爲溫公惜之而再修綱目之編也但以溫公盛德素所尊敬雖咨嗟嘆息而常婉其

詞如言帝魏歸罪于晉史而望後賢更張則所以望公也
旣不能然則嘆無會仲連以致悲傷之意又如紀武氏事
罪歐公以周紀亂唐經而美范太史能削武氏之號繫嗣
聖之年且歲書帝在房陵謂其得春秋之二三策而其說
受之伊川溫公書武氏於通鑑亦不能改六一翁之舊此
義伊川亦嘗言於溫公況范氏實與修通鑑局分管唐史
此義未有不陳于溫公者但公自不以爲然爾此皆朱子
至不滿於溫公言外之意但其言甚婉切人不知爲通鑑
而發
朱光偏炎宇徵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原文明昧
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

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右八章　何北山曰首四句言天道消長之幾次四句言人心善惡之幾蓋天地只有一個陰陽無物不體無不自人身上透過故人身氣機實與天地同運故君子於陰陽初動之時自當隨時省察以盡閑邪育德之道惡則不忽于幾微而絕之于早善則養于綿綿而充之使大是以月令于冬夏二至皆有掩身齋戒之文夫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然後心地清明有以燭乎善惡之機而早爲之所庶幾陽明日盛而德性益固陰濁莫乘而物欲不行耳至于閉關息商旅所以養陽氣用金柅之剛以止柔道之牽此又聖人贊化育之事此篇亦爲在上君子言

之故自吾一身以及天下事物于陰陽交際之間莫不盡其扶陽抑陰長善遏惡之道也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遥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右九章　何北山曰上章言人身與天地同運而常欲扶陽抑陰此章言人心與辰極同體而常欲以靜制動兩篇此說陰陽亦皆是爲在上之君子言之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奠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嘗師刪述存聖軌

右十章　何北山曰此章明列聖相傳心學之妙惟在一敬仲尼刪述詩書以存聖軌而垂法萬世著其要只此一字

吾聞庖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右十一章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列衰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伊川先生晚居伊闕龍門之南

右十二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備于六經自厄于秦火又汨于經師而其文字亦且錯亂乖離如易之易

遭圖書委棄象學詩書以陋儒之小序冠之篇端以亂經文禮樂則散亡幾盡春秋亦多支家之訛此其舛編尙且闕謬如此又況道之精微乎正如琒琴寶匣器雖在而絃已絕其意且不復傳將奈何哉我今欲理其餘韻亦幸程叔子于此嘗表章條理深採精思以續洙泗之絕響其遺音今幸未泯此因紫陽之謙詞然其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故訂正四古經詩書則斥去小序之陋而求經文之正意易則還古易篇第之舊而義主占象以窮羲文之本旨禮樂則求其合者而有經有傳至于精研龍門之微旨以上接魯鄒之正傳自濂洛開端以來其汎掃廓大之功未有尙焉者也

顏生躬四勿君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尙絅偉哉鄒
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
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右十三章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
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右十四章　何北山日此章大旨只是太極圖說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然其主意是爲鑿智而發

王魯齋日此嘆先天太極圖之傳出于口者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
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

㷿謬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右十五章　何北山曰生則有死天道之常人但當順受其正今神仙家遺棄事物遁跡雲山苦身修煉以求不死所爲雖似清高究其旨意只是貪生怕死逆天私己豈是循理程子曰此是天地間賊蓋修身以俟死者聖賢所以立命也保煉延年者道家所以偷生也又豈有賢者而肯爲此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事趨號空不踐實躓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右十六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釋氏始則妄談因緣痛說

罪業卑淺其論以誘動愚下之聽及其久也又直指心性
肆講空無閃遁其辭以惑高明之人但其言善幻莫可窮
詰流傳千載愚者則劫其罪福而陰奪其生養之資智者
則貪其捷徑而重爲學術之害其禍烈于洪水有能焚其
書而散其徒一空之以正人心以厚民生豈不足以爲聖
人之徒而承三聖之功哉
聖人司教化橫序育英才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叙旣
昭陳人文亦婁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
先冠儒魁濡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右十七章　何北山曰此詩嘆科舉之弊每三年羣天下
之士爲一大擾所得者何益而斲喪人心敗亂風俗其害

有不可勝言者上之人乃重于改作而不知變此紫陽所以深嘆也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盂勤揮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右十八章　何北山曰古人教養童蒙教之事親之節教之敬事之方正其心術之微謹其言行之常雖未便進以大學然其細大必謹內外交持所以固其筋骸之束澄其義理之源有此質樸及長而進之大學自然不費力也發軔且勿忙者蓋小學且欲收拾身心涵養德性以為大學

基本故欲其且盡其小而無躐進其大也及時起高翔者
蓋大學則當進德修業窮理盡性以收小學之成功故又
欲其進爲其大而不苟安其小也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櫱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
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肅
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右十九章　何北山曰此章爲時之已過而不及小學者
發即文公所謂持敬以補小學之缺者是也但過時而學
者辛苦難成故有保養自此何年秀穹林之嘆蓋惜其用
力已晚而欲百倍其力以至之也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彼哉今

毘予呫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刋落奇功收一原

右二十章　何北山曰奇功收一原是用陰符經中絕利一原用師十倍之語陰符此二語文公極喜之時時舉揚有學者問其義文公嘗爲之解釋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原者一其元本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功必倍之之謂大槩謂專一則有功上文言聾者善聽聾者善視皆是專一故有功也今講學求道是欲善其身心修其德業此是本原也而乃榮華其言語巧好其文章則是盛其枝葉失其本根于學焉得有功惟發憤而痛加刋落則是絕其二三之利而一其本原故奇功可收也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三終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四附錄

郡後學永康胡鳳丹編輯

繫辭發揮後序

宋王柏

沖漠無朕而萬象已具風氣漸開而人文漸明非一聖一賢之所能盡發故伏羲氏之畫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得河圖而後成雖曰闡陰陽變化之妙而其用不過教民決可否之疑而已歷唐虞夏商有占而無文至文王始繫之彖周公繫之以爻吾夫子又從而爲之傳更三古四聖人而易之爲書始備蓋非一時之所能備也文王變後天之卦而先天之易幾於亡大傳發義理之奧而變占之用幾於隱後世不能會通而並觀於是尚義理者淫於文辭尚變占者淪於術

數而易道始離矣我朝盛時邵子密傳羲畫而缺於辭程子晚釋周經而缺於象先後不二十年而從游非一日乃不相爲謀而各自成書皆臨終而後出書雖不同然各極其精微反若分傳而互足異哉易道之所以大明也由是朱子著爲本義謂易本於占而義爲占而發懼後梏於見聞而未易信也又作啟蒙四章先開其祕而祛其惑首之以本圖書原畫卦示易之所由始也次之以明蓍策考變占示易之所以用也然亦各爲一書而學者猶未能融會而貫通之北山何先生受業勉齋之門開此義爲最蚤晚年纂輯朱子之緒論羽翼朱子之成書不敢自加一字而條理粲然羣疑盡釋至於引本義之象辭參於變占之後使千百年離而未合者兩無

遺憾眞有得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深旨豈不爲後人之大幸歟先生無恙時因約齋王使君請刊梓於盱江嘗命僕序其首僕固辭不敢承先生今亡矣不可使觀者不知編摩之大意於是忘其疏鹵述其畧於後云 魯齋集

北山之高壽北山何先生

宋 金履祥

北山之高表我東㢈惟山降神生我夫子維何夫子文公是祖是師黃父以振我緒翼翼夫子令德在躬道廣心平不外以衷北山之陽盤溪之將以處以安不矯不亢昔在理宗維道之崇既表程朱亦躋呂張謂爾夫子纘程朱緒鄉士率連百辟咸聲咨爾夫子設教於鄉卽命於家長此泮宮夫子曰辭辭是好爵王畿遵揚燕翼是託明明天子丕承皇考曰求多聞曰資有道天子曰都咨爾夫子爲世宗儒來遊來歌東觀石渠夫子曰止臣非索隱士各有志亦既髦只天子曰猷咨爾夫子汝于交修講殿經帷爾優爾遊夫子曰道惟帝之蹈臣何庸力亦聿既髦天子曰吁鴻飛冥冥罔終棄于廩於

宮祠寓我渠渠夫子曰由匪詭匪隨匪愛匪求云受奚爲子
子千旄俟伯是將鳳凰於飛亦集爰止北山之陽優優夷夷
盤溪之流可以樂飢明明天子肇彼四海樂學師賢有永無
怠巖巖北山其高極天障此東南利欲之瀾敢拜稽首天子
萬年充保四海好德之端敢拜夫子眉壽無疆金玉爾音以
永斯文金仁山集

何北山先生行狀

宋 王柏

先生諱基字子恭崇道公仲子也曾祖溟故贈朝散大夫妣吳氏贈宜人祖松故任朝散郎通判徽州軍州事贈中奉大夫妣曹氏贈令人父伯慧故任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妣蔣氏封安人先生稟氣淸而質甚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羣兒異年寖長俾從鄉先生國錄誠齋陳公震習學舉子業陳先生一見奇之有以達尊廉潔稱贊者先生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爲高陳先生益奇之程課若不得已潛心義理之工居多陳先生喜而語之曰爲學修身之要義理無窮由是益自充拓若泉之始達火之始然弱冠崇道公宦游臨川而勉齋黃先生適爲令二公言論風旨制行

立事犂然各有當於心不啻如同門素友崇道公見二子而師事焉首教以爲學須先辨得眞實心地刻苦工夫隨事誘掖始知伊洛之淵源臨別告之以但讀熟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此先生所以終身服習不敢頃刻忘也一室危坐萬卷横陳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研精覃思之際每於聖賢微詞奥義疑而未釋者必平其心易其氣舒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貫通未嘗參以己意不立異以爲高不狥人而少變蓋其思之也精是以守之也固充其知而反於身者莫不踐其實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叱喝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事父母盡其孝愛之道婉容柔色以得其歡心事兄長盡其和孺之樂恭敬退讓曾無閒

言處族婣崇仁厚之風交朋友盡忠告之責御童僕婢妾則
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必勞之有恩貧困者必施不計其有
無患難者必救不問其遠近捐適己責不以爲難遷善改過
尤極其勇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己有之或朝
政有關四方有警憂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父母愛之兄弟
懷之族婣德之朋友信之閭里尊之海內慕之而不得識其
面天下思之而不能必其來蓋其澹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
下立乎其大得友於千載之上此皆尊德性道問學之功也
以其餘事言之先生之文溫潤融暢先生之詩從容閒雅皆
自胸中流出殊無琱琢辛苦之態雖工於詞章者反不足以
闚其藩籬先生作字淸勁結密世傳柳法無一書一集不加

標註小楷精肅見者莫不心開目明先生文房巨編山立無一畫一隻不施朱抹端直切要讀者莫不意融心服此皆心德之所發見於事者雖至微必謹如此盤溪之上有宅一區脩然於水竹之間山未爲甚深林未爲甚密先生遯世不見知而無悶閭里鮮有知其學問者自船山楊先生與立一見之後人始聞之好學之士次第汲引而願執經門下先生勞謙固拒雖後生小子亦不肯受其北面之禮請問者未嘗不竭盡無餘而與之言嘗謂爲學莫先於立志每讀朱子遠游歌見其爲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年亦只是充踐此規模而已所謂願子馳堅車獵險崖其剛便有凜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爲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

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鞠躬盡力以必至爲期若出門便已不敢展脚況南北東西豈有可至之理哉又曰規模不大則心志不堅新工不加則舊學日退而知識隨血氣爲之盛衰矣然義理儘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辯大家討一箇分曉的當受用處又各要辨得箇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之詳無我則庶無偏私之蔽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如是則始得箇至當之歸論讀詩別是一法與讀諸經不同先須十分埽蕩胸次令潔淨却要吟哦上下從容諷詠使胸中有所感發興起方爲有功謂箕子所以告武王者綱領宏碩條目明備議論又自精深嚴密本末畢舉因參以大學中庸其大本大經蓋有不約

而符契者曰敬五事則明明德之謂曰厚八政則新民之謂曰建皇極則止於至善之謂至於皇極則有休證而無咎證有仁壽而無鄙夭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謂蓋皇極之極功也謂讀易者要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之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庶有以得其根源識其綱領乃可漸觀爻象究其義理又謂太極說本自明白以其無形而實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卻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又謂定性書何何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曰學者讀書先須以四書爲主而用語錄以輔翼之大抵集註之說精切簡嚴語錄之說卻有痛快處但衆手所錄自是有失眞者但當以集註之精嚴折衷語錄之疎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

集註之曲折此先生編書之規模也他書亦本此意其後又曰近溫習四書覺得義理自足意味無窮須截斷四邊只將本書深探玩繹方識其趣若將諸家所錄來添看意思反覺散緩此先生晚年精詣造約終不失勉齋臨分之意柏既未得其遠者大者而所聞僅僅如此與其他學者言裒類未就不可得而僅述也先生隱居求志不願人之知眞無媿古人爲己之學然山輝川媚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歲在甲辰勉齋門人庸齋趙公汝騰來鎭東陽首加延聘且以名聞於朝故先生有詩曰閉關方喜得幽棲何待邦侯更品題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盤溪先生不肯出之意實權於此自是羔雁躔門鶚書翩翩而上久之始賜初品官本州文學員外

兼麗澤山長先生力辭以爲曩者郡太守嘗以開講延聘每至而每辭所以不敢當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遂起恝然於先而幡然於後卻其虛名而取其實爵於義得安乎廉恥一事於吾道中固非深奧然爲士者最不可不謹豈於此尚不能守而能明教以淑人心乎下不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僞而聽之此古今辭受之通義也辭避未竟而理宗上賓嗣聖踐祚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又須詔劄帝意若曰先皇帝貽厥孫謀莫詳資善之一記予小子茲迪彝教猶親博雅之羣儒既登進於舊游且旁延於時望開予以厭飫優柔迪我以高明光大玉音丁甯邦侯勉諭上之所以期待於先生者至矣先生控辭益力上不得已

特改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先生亦不敢祇受遂有皓首何妨一布衣之句或者疑先生之學有體而無用者吁是何言也語孟六經未嘗有體用字後世儒先始取之以明理朱子送胡籍溪劉恭父之詩胡五峯以爲有體而無用分對二字言朱子曰天下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先生之體立矣而其用固有以行矣年運而往精神踰邁因以不用用之非無用也況自僞禁胎禍天降割於斯文考亭轂響伊洛之學銷毀僅存孤立無助勉齋黃先生續遺音於絃斷絲絕之餘鼓而和者不過十餘人如大病方甦元氣未復先皇帝崇尚正學表章四書躋五子於孔廟明示天下以進取之學非所以自盡猗歟盛哉此千載一時之遇其奈老師宿德相繼

零落後生晚輩散漫無依不見典刑無所則效而科舉利祿之誘反甚於前其能卓然自立者難矣先生鍾江山清明淳淑之氣滌之以祖父詩書之澤培之以師友道義之傳磨以歲月鍊其窮理盡性之工晦以山林稔其樂天知命之趣其所成就者豈一朝一夕之力先皇帝聞先生之名久不敢輕於用者所以為燕翼之深謀今上嗣服之初即廣廈細氈之上舉畀朝不數見之典求賢之心如日方升使先生可以造朝則陳善閉邪正心立極豈不足以培養聖學薰陶德性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衰病相乘有孤訪落之意豈非天乎夫自嘉定以來黨禁既寬名公巨卿分布內外不為少矣然終不足以追乾道淳熙之盛者何哉往往根本不壯分量易滿

爵祿之味深而性命之識淺失其本心瀾倒而風靡者亦不爲少其間小智纖能剽略見聞以資口給亦足以欺世盜名豈不大有負先帝崇儒重道之心使後世亦有介然獨立始終不變如先生者豈特吾道之幸允爲國家之光是亦天也不然則何以宅天衷奠民極障人欲祛世迷乎柏昔獲拜崇道公公見容先生拱立以待客不甯者久之柏請教於先生爲言崇道公公笑曰泰山微塵耳柏惘然自公餇世乃獲與編次公之行事州里世系已見於前此不復著其配周氏弋陽人故少傳禮部尚書諱執羔之孫常州判官諱珵之女先生之姑之所生甚愛之嚴於得配惟先生當其心有閒靜之德甘澹泊之味以勤儉相夫君得一意於問學無閫內之累

歸十年而病又七年而卒實紹定壬辰九月二日也先葬於
金華縣循理鄉油塘之原先生以稟質素弱竟不繼室絕欲
自愛故得年八十有一生於淳熙之戊申十月己卯終於咸
淳戊辰十二月乙未卜以明年十有二月朔合葬夫人之兆
子男二人長欽後先生半年而卒次鉉女三人二夭其季適
同郡張復之見任平江府崑山縣令孫男三人宗玉宗瑜宗
瑀孫女三人長許嫁王莊敏之孫嵤次許嫁東陽縣世戚曹
濟次尚幼先生平時不著述惟研究考亭之遺書兀兀窮年
而不知老之已至僅有編類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
卷大傳發揮二卷啟蒙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
有力者皆已板行猶有近思錄發揮未校正語孟發揮未脫

稾文集一十卷哀集未備也鉉以柏受知於先生最久受教於先生最深俾柏具先生之行實以有請於當世柏雖不敏不敢辭也柏竊謂國朝典禮生有顯秩死有恤章其間學問德行爲世師表爵位雖未稱未嘗無節惠之賜今先生受學勉齋的傳濂洛晚被兩朝之異遇抱道隱居確守不移不辱師門不愧古義異時錫謚於公朝立傳於信史譜入於儒林譜入於隱民或譜入於考亭弟子之後惟太史氏采擇焉

同祭北山何先生文

宋王柏

鄒魯云遠天啟濂洛理一分殊以覺後覺龜山之南宗旨是將羅李授受集於紫陽研幾極深大肆厥功縷析毫分惠我無窮有的其傳巍峯翼翼孰探其源遂通其釋墜緒茫茫孰嗣而芳公獨凝然精思不忘孳孳學子孰定其力公獨屹然堅守不失衣錦尙絅世莫我知發揮師言以會於歸有毓斯和誠意惻怛有實斯踐光輝四達先皇永命嗣聖訪落進之太史以輔帝學詔書屢下公志莫移各盡其義匪激匪隨高風凜然厲世範俗鼎台吾道云何不淑嗚呼先生壽考奚憾嗟我後人茫無畔岸立志不勇摳趨日稀儀型遠隔悔不可追春同萬象月冷風清忍奠斯酒忍讀斯文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宋王柏

我昔問學莫知其宗有過孰告有偏孰攻淵源師友孤陋莫通有慨其慕天侈其逢得公盛名於船山翁獲瞻典則乙未之冬立志居敬首開其蒙自是尺牘載磨載礱不憚往復一告以忠遠探濂洛近遡鼈峯理氣之會造化之工仁義大本聖賢大功體必有用和必有中無疑弗辯無微弗窮毫分縷析萬理春融匪矯而異匪阿而同曰味厥旨體於爾躬必平而實必拓而充媮墮弗勇霜鬢已蓬卒未聞道以此負公幸公者壽身康氣沖不聞公病遽以考終有邦殄瘁吾黨閔凶茫茫墜緒卒業無從歲月流邁行卽幽宫公之仲子莫泄哀恫抱公言行囑筆衰慵强顏敘次慨想音容如持寸莛來撞

巨鐘惟德之盛惟禮之恭蕪詞弗稱有愧蟠胸奉以薦陳璧
此微衷

跋北山遺跡　　宋　王柏

金華王某受教於北山何先生爲甚深而所得遺帖爲獨盛未能一一裱褫今取指南之序於此卷之首以其得之爲最先就正私淑之二跋則警誨之綱目具在而古易跋於是終焉自是不復有所作矣三跋皆稿也北山義理滂沛詞義溫潤奬厲勸勉之意隱然見謙德之中如春風無迹而生意滃然今一字一畫不可復得矣爲之感慨酸楚而書於後　魯齋集

祭北山先生文

宋 金履祥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丁亥門人金履祥偕張必大金麟童偕余澤童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先師北山先生故國史殿講覲使何公之靈嗚呼先生問學得聖賢之正傳存殁關世道之隆汚是惟知德者足以知此而衆人將謂吾言之爲迂夫自堯舜以至孔曾思孟又千五六百而後有程朱前者曰以是傳之後者曰得其傳焉不知所傳者何事歟蓋一理散於事物之間俱眞實而非虛事事物物莫不各有恰好之處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先生蓋灼見於此故廣採精擇以求而篤信恰守以居著於語默出處之義而粹於踐履之實存養之腴又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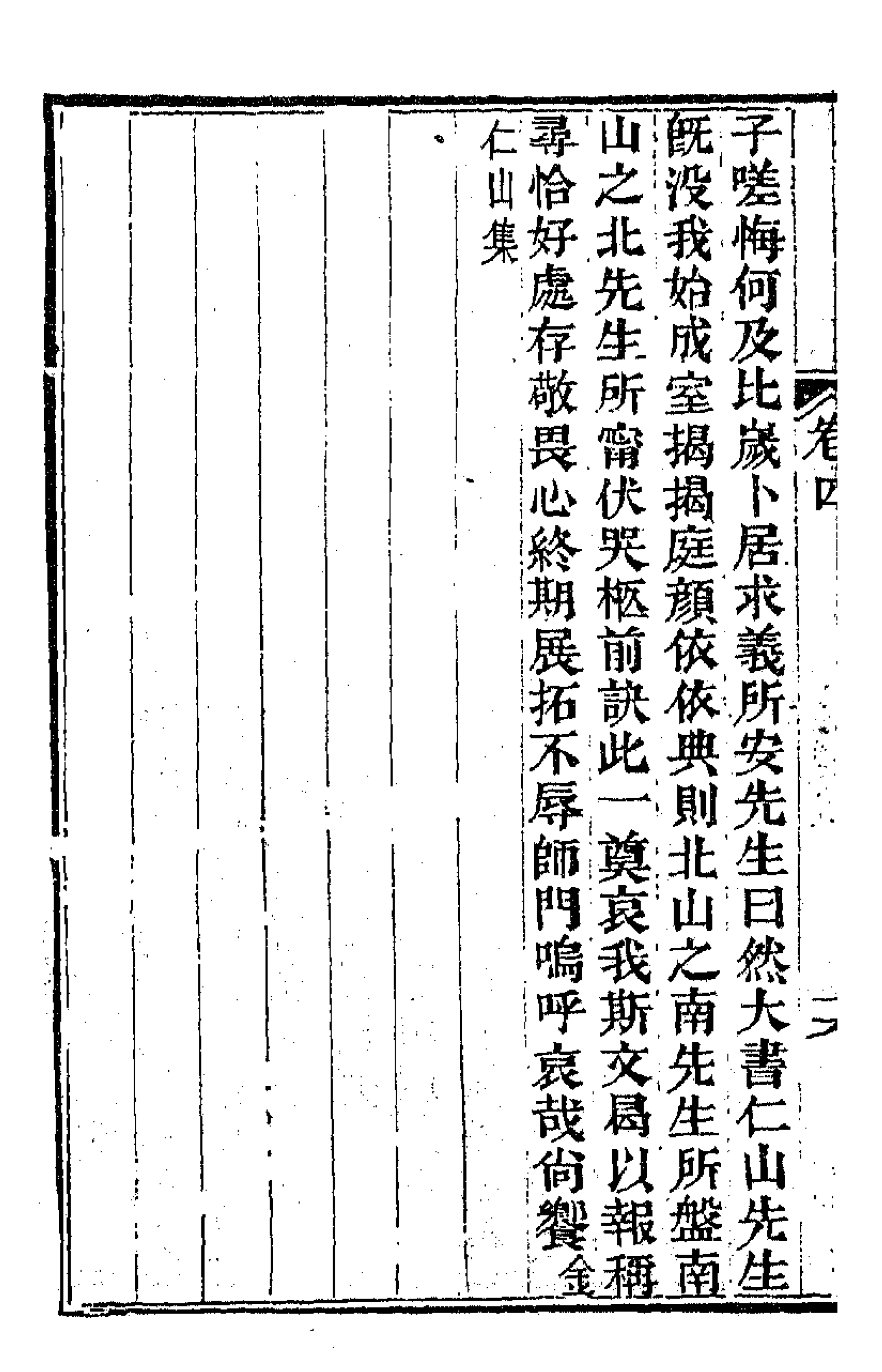
嘗指此以示門人也此其傳授之符乎然自朱子之夢奠以及勉齋之旣殂口傳耳受者或浸差其精蘊而好名假實者又務外以多誣惟先生纂師言以發揮剔衆說之繁蕪以爲朱子之言備矣學之者惟眞實之心地與刻苦之工夫能此者雖不及吾門可也又何有開門而授徒衆方決性命以干進世滔滔皆利欲之途然而廣厦細氊之召先生猶不受也而況爵祿之區區蓋聞其教者有以知爲學之非外而聞其風者足以廉天下之貪愚此先生之有關於世道也何一朝而已夫昔先生之論世每懇切以嗟吁雖病老於山林與斯世其君疏隱然王府之有鈞石而巋然隆冬之有後枯今也先生之終甚矣吾道之衰矣竟世道以何如雖朋從之有傳

忝晨星其益孤嗚呼哀哉履祥等獲供洒埽之役造陪文席之隅意謙謙其和可飭語悃悃其盡無餘顧資識之弗强又探討之不飭蓋悠悠然恃有先生在也今一朝而失之始咨嗟慟哭悔昔日求教之疎抑恰好之妙自與眞實刻苦之訓謨言猶在耳其敢忘諸惟玩索而不舍益服行以弗渝倘有以繼先生之志而讀盡聖賢之書紛經帶以皇皇瀝難絜以湨湨惟昭明之未遐猶愀然其監于嗚呼哀哉尚饗仁山金集

再奠北山先生文

宋 金履祥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十有一月朔越二十有六日門人金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祖道之奠昭告於先師北山先生何子曰嗚呼先生道德之隆孰能形容己有魯翁昔我侑奠能言一二今此祖行秖言微意念昔多岐中師魯翁指我宗師甲寅季秋時始受學截斷爲人一語夢覺謂古聖賢一敬畏心曾子終身臨淵履氷然所敬畏匪拘匪懾常以爲重則罔或越謂凡事物用各不同局云萬殊一理所通葢凡事物有恰好處萬殊一本維此之故謂昔程子上蔡初來曰此可望展拓得開予亦謂予於此可進難乎有常戒爾所病出入師門餘十五年受教既多媿負師言開闢悠悠緒業未卒今喪夫



子嗟悔何及比歲卜居求義所安先生曰然大書仁山先生旣沒我始成室揭揭庭顏依依典則北山之南先生所盤南山之北先生所竄伏哭柩前訣此一奠哀我斯文曷以報稱尋恰好處存敬畏心終期展拓不辱師門嗚呼哀哉尚饗 金

仁山集

挽詩　　朱金壓

道自朱黄逝人多名利趨獨傳眞統緒惟下實工夫粹德兩朝慕清風四海孤斯文端未喪千古起廉隅

又

昔年夫子在卽慮曉星稀氣運嗟辰歲天文動少微素幃兒並殯丹旐子同歸總是堪傷處瑤琴聲更希

又

每侍圖書右令人俗慮空隱憂惟世變臥病亦沖融聖處一言敬天然萬理中音容今永已哀痛隔幽宮

二月丁亥與諸友奠何先生畢退遊北山智者寺書二十八言

宋 金履祥

來往師門十五年此山曾近未躋攀於今始至滋懷憾不見先生卻見山 金仁山集

宋謚先生文定誥

勑故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特改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何基魯語博文之言講貫深者乃能臻其奧大學能定之旨造詣淺者不足窺其藩睢言山澤之癯獨得淵源之正載錫之謚以光斯文爾賦質淸明用心專一父祖詩書之澤漸染已深師友道義之傳磨礱益粹眞知實踐篤志近思雖巖棲谷隱不願求知然山輝川媚有不容掩我理祖錫以初品之服先皇帝授以史館之除方將如元祐擢頤於經筵若紹熙寘熹於講席顧乃恪守其志遽奪於天嗟前哲之云亡痛斯文之不淑欲以詔今而傳後於焉節惠以易名爾識見孔多可無愧道德博文之義爾操履無玷所宜膺踐行不爽之

稱合二字以旌褒表一人以崇尚噫生無爵者死無謚此僅可施於常人名弗著而美弗彰是用特加於君子諒惟英爽歆此寵光可特贈謚文定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何基列傳　　　　　　　　　　元　脫脫等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熭爲臨川縣丞而黃榦適知其縣事伯熭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奥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謂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

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柏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絶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絶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又率名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教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

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啟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殿本宋史

何文定公實錄

元 吳師道

北山先生何基字子恭魯齋先生王柏字會之同金華人魯齋師北山北山者也二先生之學上接紫陽之傳以明道爲已任當宋之季北山屢召不赴魯齋亦不肯任之片言垂訓明正精密而標點諸書尤極開示之切北山所著少而有諸事發揮傳布已久魯齋所著甚多比年於燼火傳鈔者僅存導江張須魯齋門人以其道顯於北方吾里金履祥俱登何王之門又會粹推明其旨今亦行於時學者知尊二先生而淵源行實之詳或未之悉則亦未能深知也二先生之文皆關義理非敢有所去取今據金公所編濂洛風雅中諸詩其文亦各採數篇不能悉錄而行狀壙誌誥詞祭文之屬附於後使

世之士得以有考而此不復詳敘云 敬鄉錄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吳師道

欽惟聖朝興崇正學表章先儒蓋以學術明則人心正儒道顯則風俗美是以上稽孔孟之傳下至程朱之派設科則用其書秩祀則尊其爵至於門人高弟同源分流或抱道懷德以終身或著書立言而垂世故於學舍之外復有書院之置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夫惟設教廣而出賢多是以致治隆而興善速此我朝之盛典視前代爲遠過也伏見故金華何基字子恭生宋淳熙中躬稟異材夙有大志侍父宦游臨川勉齋黃公爲令從而受學遂厭科舉之習博極聖賢之書確守師說不爲空言玩索沈潛涵養淳粹蘊經綸之弘畧厲康退之高節隱居金華山北學者尊爲北山先生婺守趙汝騰延

聘不就以名薦聞景定中與建人徐幾俱被擢命授以婺學教授兼麗澤山長捘辭不應咸淳除史館校勘又除兼崇政殿說書辭之益力特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亦不肯受晉老布衣作詩見志既沒賜謚文定平時不輕著撰惟研究朱子之書四書章句集註悉加點抹有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啟蒙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行世已久誦習者多近思錄發揮十四卷論孟發揮未脫藁文集十卷藏於家採輯精嚴開示明切實朱學之津梁聖途之標的也同時魯齋王先生柏實出其門傳之導江張須載道北方仁山金履祥授業東州並著範模見推當世淵源所自粹美無疵州里知所尊向後進賴以私淑其贊治善

俗之功不爲少矣竊惟先生學紹紫陽之傳道著金華之望潔身叔季有見於幾先闡教文明大行於身後君稽古義宜有專祠今盤溪之上故居宛存過者改容想其風烈咸謂昔雙峯饒魯亦勉齋門人前代奉祀有石洞書院何子之學不下饒公北山之名豈愧石洞謂宜卽其所居建立書院彰示褒寵以補遺闕切見近年創設書院如信之藍山饒之初庵平江之甫里不過文藝著作之士因有申明尙蒙信允較斯人品表異尤宜況其家非殷富事絕攀援於義毋慚有言非忝如蒙轉以上聞俯從所請豈惟慰悅是邦人士之願亦足興起海內學者之心世教所關誠非小補

何文定公祠堂記

明　劉溥

正德乙亥知府劉澔記畧曰白雲先生以至元四年戊寅葬婺女鄉安期里許官山其子曰元曰亨皆以罪殁迯其墓成化初推官林沂廉得立石表其阡仁山先生以元大德十年丙午葬蘭谿縣純孝鄉仁山之隴不封不樹漫無標題魯齋先生以咸淳十年甲戌葬婺女鄉望柴嶺金村之原墓地六十畝子姓世守之北山先生以咸淳五年己巳葬南山油塘之南荆莽無端狐兎有窟商山之芝不知四皓之高首陽之薇不知夷齊之淸均爲牛羊之牧芻蕘之塲也鄉有豪右遂其佃甲并其圭田九石六斗山地若干據而業之三紀於兹子孫家盤溪者百數莫之能直蓋府治東亦有油塘豪右欲

滅其墓仍匿其碑指先生墓在彼油塘知府者不察從而是之正德甲戌春正月知府事劉菃同知張齊通判趙天定推官姜山甫率諸生葉援陳奇項復通馮紀等展修祀事墓已圯且陷惟砆獨存而商生大軫復廉得完碑於油塘匿孔尙無恙也繩其豪於法還其碑於砆正田於籍歸其佃甲於鄰壤伐巨石以封墓而繚之以垣牆竪亭堂四楹旁建連甍以處佃丁規制粗備庶幾有司崇儒重道礪世磨俗之萬一而先生之存亡固不係乎是也因定墓夫一名每年追其値於黌序輪遣教職以清明日依俗祭其墓王金許亦如之 道光

何文定公傳

明 鄭柏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熭爲臨川縣丞而黃榦適知其縣伯熭命二子執弟子禮榦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有獲基兢惕受命得聞淵源之懿學成授徒來學者衆嘗謂學者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沈潛玩索吟哦諷詠使人感發方謂有功講以洪範參之大易其言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變與占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基淳固篤實雖嘗奉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有文集三十卷郡守趙汝騰延聘辭不就復薦於朝又卒名從官列薦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爲婺州學教授力辭咸淳初授史館

校勘兼崇政殿說書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亦不受卒於家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所著大學中庸大傳易啟蒙通書近思錄皆有發揮

贊曰基之學得乎紫陽淵源之懿雖師傳有自亦天分之高也而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謂讀詩必至感發讀易必得其根源斯又知其進學之功矣學者觀之可不勉夫金華賢達傳

何文定公傳

明　吳之器

宋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兒時嘗從國子錄事陳震學座有言某公潔廉者基曰此士大夫分內事安足爲奇震大異之後父伯慧爲臨川丞會黃幹爲令傳紫陽學時在黨禁後知之者希伯慧令二子師事焉基特敏粹幹尤深嘉之因告以濂洛之指及師友所從授受之要以諸傳註授之基遂歸隱於盤溪晦迹敎行閭里罕有知者時名人楊與立客於婺每與答言以爲稱首於是翕然聞於東南生平志節堅苦部使者高其人每以禮餽輒不受郡守趙汝騰首以講席延聘蔡抗楊棟相繼聘請且薦之於朝皆不就恒告學者曰辭受出處之際當先致辨不可挾古人之似而爭以謀利蕭然環堵安貧

也景定五年詔舉遺逸特授廸功郎婺州教授基辭於三省曰公朝錫命下逮郡園賁然遐蹤實推穎異聖朝風勵學者甚盛德也臣基何人可辱清舉惟念臣少服膺先臣熹汲汲自守年齒浸尋濂源日遠顧疾殫困與世日疎非敢竊隱逸之名以爲高也抑聞君子之學必可及人乃任疾責鄉郡臣每有私辟循分自固今以朝恩遂至叨冒郤虛受實先後爽謬已則忘恥安能淑人伏望公朝特賜敷奏咸追初復下詔曰先皇帝貽厥孫謀莫詳資善之記予小子玆廸彝教俾覩博雅之儒旣登進於舊遊且旁延於時望婺州何基可特授史館較勘兼崇政殿說書基又辭曰臣基山林賤士學術暗淺誠不自意名徹宸聽先帝謬恩采擇嘗恨無以報効今玆

訪落之初延登儉父經帷勸講史館紬書布衣殊遇學者至榮苟有寸長豈甘自棄顧惟老癃實難稱塞顛踣府厦汙辱清朝伏冀公明亮其始終不聽降御筆令郡縣敦論甚又力辭不就迺改承務郎予祠亦不受也卒後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勅曰爾嚴棲谷處澤媚川輝睢言講索之微獨得淵源之正理祖初品之錫先皇史館之除恪守其志遽奪於天前哲云亡斯文不淑詔令傳後節惠易名爾識聞孔多無愧道德博聞之義操履無玷宣曆踐行不爽之稱可特謚文定學者稱之曰北山先生基作字清勁世傳楷法一室中巨編山立皆加標註小楷精觴見者心開趙星渚嘗問王魯齋曰北山何以教學者魯齋曰北山未嘗開門受徒未嘗樹一言

爲宗旨以誣後進也　婺書

何文定公傳

國朝王崇炳

宋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曰伯慧主管台州崇道觀基氣質清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羣兒異從鄉先生陳震習舉子業時輩尊有以廉潔稱者基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内事何足高震大奇之弱冠崇道公爲臨川丞時勉齋黃幹適爲令言論甚契因使基師之幹首教以爲學須先辨得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臨別復告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基於此始有以窺伊洛之淵源旣歸危坐一室萬卷橫陳端莊靜一以存此心研精覃思以窮此理遇微言奧義疑而未釋必平心下氣舒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通貫未嘗參以己意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以苟合其思之也精

故踐之也實而守之也固甚爲人深潛純粹無疾言遽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孝事父母友兄弟一家怡怡有和孺之樂姻族敦仁厚之風朋友盡忠告之益御僕婢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溫言慰勞歲或不登捐逋已債周貧困恤患難遷善改過惟日不足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已有之或朝政有缺四方有警憂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海內慕之而不能識其面天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立乎今尙友千載之上淡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下如此甚世居盤溪有宅一區翛然水竹間鮮有知其學者自船山楊與立一見許與於是好學之士日進凡有質問莫不竭誠諄誨而不安北面之禮甚之爲學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

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教人則以立志為主每讀
朱子遠遊歌見其為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亦不過
充踐以盡其量所謂願子馳堅車歷險摧其剛便是任重道
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為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
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以必至為期又曰理者乃事物恰
好處天地間惟有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
各有一恰好處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也三聖所謂中孔
子所謂一貫大學所謂至善皆是此意聖賢相去數百年而
謂以是傳之者皆是做到此耳然義理無窮未易便到極處
則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辨討個分曉的當受用
處又要各辦得個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無我則

庶無偏私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如是則始得個至當之歸基隱居求志而聞望翕然郡守趙汝騰首以禮聘其後蔡抗楊棟相繼聘請交薦於朝皆不就基嘗告學者曰辭受出處之際當先致辨不可挾古人之似借以謀利景定五年詔舉遺逸特授迪功郎婺州教授仍辭不受咸淳初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詔旨丁甯懃懇基辭益力太守趙希悅貽書勸偶舉前賢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句基答以豈取間身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卒不起乃授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亦不受基生於淳熙戊申終於咸淳戊辰享年八十有一妻周氏早卒終不繼娶基生平不喜著述僅有大學中庸發揮若干卷大傳啟蒙太

極通書西銘發揮若干卷傳道弟子王柏張潤之以國子祭酒楊文仲請謚文定

國朝雍正三年暨王金許四先生俱奉
旨從祀聖廟

論曰北山先生蓋三承詔旨徵聘云其初聘也特授迪功郎婺州教授先生以老辭其再聘也授史館校勘崇政殿說書先生復以老病辭蓋其時先生已將八十矣至於三聘則授以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蓋嘗事以先生年高望重不敢以職事相煩而榮以虛銜以申其尊德重道之意則固可以拜受詔旨於床下而不必有千里赴職之勞也而卒辭不受何也先生之言曰廉恥一事在吾道中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尚不知謹而能明師道以淑人心乎世

衰道微廉恥交喪士大夫以講道論學爲梯榮干進之媒理學之壇有市心焉得非釋氏所云販佛者乎世之學北山者必先學北山之立志學北山之立志當自廉恥始矣

北山論理曰理者是事物恰好處此言有用無體與明道異明道先生云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亦與朱子異朱子釋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曰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豈止是事物恰好處乎問如何是截斷爲人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截斷爲人問如何是萬殊一本曰一眞則一切皆眞一中則一切皆中一敬則一切皆敬一卽一切一切卽一豈不是理一分殊且說個樣子鏡體一明因物現形琴體一靜隨彈發音 金華徵獻畧

何文定公傳

國朝張𪜈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承議郎伯慧子也賦性端凝夙有遠志少從鄉先達陳震習舉子業課程若不得已而潛心義理之功居多既冠侍其父伯慧爲臨川丞適勉齋黃幹爲令遂師事焉幹教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始聞伊洛淵源之懿臨别告以熟讀四書使䀌次浹洽道理自見遂終身服習頃刻不忘一室危坐萬卷橫陳每於聖賢微辭奥義有疑而未釋者必平心易氣勿忘勿助待其自然貫通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而少變充其所知而反之於身無不允踐其實船山𥂕與立一見推服由是學者爭趨焉凡請問者無不竭盡而與之言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

充踐力行死而後已論讀書讀易及洪範太極定性書四書語錄皆有發明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柏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引論英辯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平生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叱喝聲不匿情不遂詐不伐善不較利害事父母盡其孝愛之道事兄長盡其和孺之樂處族姻崇仁厚之風交朋友盡忠告之責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已有之或朝有闕政四方有警輒惻不樂至忘寢食其爲文溫潤融暢其詩從容閒暇作字勁密世傳柳法隱居求志不顧人知眞無愧古人爲己之學郡

守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書院皆辭不就景定五年與建八徐幾同被特薦添差婺州教授兼麗澤山長力辭度宗立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又頒詔劄敦勉備至辭益力特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使食其祿以遂高志然亦終不受也咸淳四年冬十二月卒年八十一平生不著述惟研究考亭之遺書所編有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易繫辭發揮二卷啟蒙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有近思錄發揮未校正語孟發揮未脫藁併文集三十卷居北山盤溪之上學者稱為北山先生國子祭酒楊文仲陳請賜謚文定康熙朝金華府志

何北山先生正學編序

國朝 程開業

朱子嫡傳其在北者則有許魯齋先生其在南者則有吾婺何王金許四先生而四先生中又自何北山先生受業黃勉齋之門得親傳朱子之學始則北山先生者實朱子之冢孫而吾婺之首庸也業少時有志吾鄉先賢之學嘗從婦翁宸若陳公較刻呂成公遺集傳之世矣並思蒐輯四先生之書詳加較訂冀稍得窺其籓籬以爲進修之藉嘗歎北山先生之書獨多散失吾郡所存者唯趙叔鳴先生所輯正學編中此冊而已既而取其所存者反覆潛玩覺其言雖無多而理實隱括不獨先生之全體畢現而垂教學者之階級已莫不犂然具舉先生嘗謂學莫先於立志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

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爲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以必至爲期此先生之立志以定其本也先生又謂聖狂之分奚翅天淵之遠然其端甚微只在一念放收之間又曰自古聖賢唯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露以語人則是謹謹畏畏度一生此先生之居敬以持其志也又曰規模不大則心志不堅新工不加則舊學日退然義理無窮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辨討一箇分曉的當處故先生於聖經賢傳及諸子百史制度象數莫不究其源委此先生之力學以致其知也至先生之爲人深潛純粹無疾言遽色處倫常以孝友接姻族以仁讓御僕婢以寬和而於辭受出處之際尤以謹廉恥爲先此先生之躬行以踐其實也

卽此以求之而先生之全體不已畢現乎學者循是以求之由先生以溯攷亭其階級不秩然具舉乎昔劉元城得司馬溫公不妄語之一言拳拳勿失終身行之徐仲車得胡安定頭容直之一言自此不敢有邪心而朱子亦云某少時得謝顯道論語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其要領再用青黃筆抹出自見所得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可見古人爲學當其得力原不在多今此集所載凡學者進德修業之要莫不畢具而猶見少乎哉雖然此吉光片羽幾同碩果之不食假復散佚則學者并此亦無所攷矣今孔時金君較刻仁山先生遺集之後復取而新諸棗梨傳先賢將散之遺文啟後學欲墜之眞脈厥功不旣偉歟且焉知吾鄉有存先生

之遺書者聞金君之風不盡出而付梓而先生之學不由此
而大彰歟業於先生無能爲役而深喜金君能表章先賢嘉
惠後學因不辭荒陋而序其梗概如此乾隆乙丑孟冬謹識

遺事

國朝 鄭逵

先生父崇道公爲臨川丞時黃勉齋先生爲宰二公言論風旨制行立事大率相同莫逆於心勉齋爲紫陽高弟崇道公素尊慕紫陽之學以二子師事焉勉齋以先生資禀之粹悉授以師友傳授之的濂洛淵源之奧講論或至夜分

崇道夫人蔣氏與勉齋夫人朱氏相得如姊姒每得聞紫陽家庭之訓以示先生

勉齋既没先生慨念道脈之將墜追思疇昔臨分之微言兢兢如或失之終日危坐取聖經賢傳考亭諸書沈潛玩索句析條抹端直簡要而又盡諸家之記錄參列標註字畫如刻夏半不箑夜分不寐兀兀窮年雖素多病而手不釋卷以至

諸子百史制度數學悉究其旨而要歸諸平實正大之趣王魯齋輩從先生於盤溪崇道公見容先生拱立以待客不甯者久之魯齋以請教於先生爲言崇道公始笑曰泰山微塵耳聞者竦然始知崇道公家庭之訓并先生謙虛之德

先生之學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於言語文字之間不立異以爲奇間有微詞奧義則必研精覃思耐煩無我以待其融會自得

時有以朱子感興詩首章爲解無極太極者先生以爲太極猶至理云爾不達淺深而挾此籠罩其謂之何按先生有朱子感興詩解於首章內已發此意其第二章止述黃勉齋解語他章盡爲先生自解理明旨遠足見淵源之學故六先生多取於此然行狀家傳不載有此解者意以解詩爲小而畧之也

先生每舉勉齋師訓存天理去人欲棄貪棄死之語至於開悟誘掖詳緩明白而聖人旨意義理遜咏諷然詞氣之間雖氣體素弱或力疾厲言竭盡底蘊至於節義所關義利生死取舍之際言言凛凛聽之聳然

先生見士友遠來者首以朝廷邊報人才用舍四方休戚爲問有快於心喜不能已其或不然則憂形於色

太守儀軒趙公希訑貽書勸駕以延麗澤院長且舉前賢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詩以勉先生而先生就答以留取閑身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之句

趙公汝騰又以先生學問操履薦諸朝先生有詩謝之趙公固知其不可强其後入覲又復薦於朝且卒名侍從數人再

以姓名上時相與先生同州里諸公因問相君嘗識之時相無以答因曰雅聞其爲學然學問自何君事何預朝廷且某嘗國不欲爲朝廷費名器王晋耕在坐曰宰相所執何事諸公傳以爲笑先生旣辭史館之命得改官與祠或謂先生可一拜命先生謂前日得寢促召此心如洗今而被受又何爲者年事今幾深衣蓋棺足矣

船山楊先生上子權受業朱子之門嘗知處之遂昌因家於蘭谿以道淑人北山何先生魯齋王先生皆嘗訪道於先生先生一見北山而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游始盛魯齋亦有就正於撝堂船山識伊洛淵源之語（按魯齋亦自言因聞於船山而始登北山之門）

思誠子張潤之伯誠游北山何先生之門餘三十年盡得北

山之學北山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蹟成之然毎條質
於伯誠而後定仁山嘗曰思誠子於朱門爲嫡孫

何文定公傳

國朝　黃金聲

何基字子恭祖松乾道二年進士歷官朝散郎徽州通判官學清苦善類歸之父伯慧臨川丞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是時黃幹知臨川伯慧見二子使師事焉幹教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已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所讀書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子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

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詣造約王柏旣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絕識宏論英辨質難問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集中與柏問辨者居十之六基湻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朱子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郡守趙汝騰聘講餘又率各從官列薦守蔡抗楊棟相繼薦皆不就景定五年詔舉賢與建人徐幾同被薦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咸湻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

初基從鄉先生陳霆學舉子業課程若不得已潛心義理之功居多有以廉潔稱之者基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爲高及卒門人張潤之定殯葬以士禮不用品官儀識者韙之宋濂稱之曰沈潛沖淡得學之醇而議者又以基清介純實似尹和靖云家居北山盤溪上學者稱爲北山先生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　國朝雍正二年九月奉
旨從祀孔廟兄南紹熙三年鄉貢號南坡居士基子欽字無適天才不羣善草書有晉宋人法宋史本傳參婺賢言行畧　道光朝金華縣志

何文定事蹟

國朝盧標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少從鄉先生陳震習舉子業時達尊有以廉潔稱者基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高震大奇之旣冠侍其父伯慧崇道公爲臨川丞時勉齋黃幹適爲令言論甚契因使基師之勉齋教以爲學須先辨得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基悚惕受命始聞伊洛淵源之懿景定五年詔授婺州教授咸淳初復命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皆不受後授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亦不受 婺志粹

何文定弟子

國朝 盧標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少負志節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思以奇策取關中年踰三十始知家學源緒一日與友汪元思讀四書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每從楊船山劉撝堂問業船山曰北山何子恭賓從黃勉齋得考亭的傳卽往受業北山見柏喜曰會之眞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爲作魯齋箴勉以質實堅苦之學柏自此益奮有疑必從北山就正每見北山歸充然自得北山恆稱之曰會之二十年工夫勝他人四十年矣 婺志粹

張潤之字伯誠號思誠子金華黃谿人遊北山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之葬也潤之爲定士禮以成其志北山

輯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金履祥繼成其書每條皆貫於潤之然後定履祥嘗稱之曰思誠于於朱門爲嫡孫行同上

倪公晦字孟暘金華人魯齋嘗稱其服善喜聞過專志於下學之實仕至轉運司幹辦公事清介廉直有聲於時同上

倪公度字孟容淳祐中進士同上

倪公武字孟德著有風雅質疑六書本義與兄公度弟公晦俱以學行稱同上

金仁山因魯齋登北山先生之門北山曰會之屢言賢好學便自今截斷爲人問如何是截斷爲人先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截斷爲人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豈不是截斷爲人同上

何文定著述

易學啟蒙發揮二卷經義考 婺志粹 金華縣志

大學發揮四卷金華府志作十四卷誤 婺志粹

中庸發揮八卷婺志粹

易繫辭發揮二卷府志

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府志

近思錄發揮未校正府志

語孟發揮未脫稿府志

大傳發揮二卷婺志粹

文集三十卷宋史 府志 婺志粹祇載北山集十卷均未見

何文定墅居祠墓

何基宅　縣北十五里盤溪土名後溪何 道光朝金華縣志

何文定公祠　在盤溪墓所 同上

文定何基墓縣西南三十里殿講山循理鄉之油塘原墓碣記田爲土民毀奪正德十年知府劉澄爲清理刱復碑以記其事

國朝嘉慶元年知縣劉雲建享堂一所 同上

何北山先生遺集卷四終